

## 多给母亲一点陪伴

王晓静

我出生在昆嵛山脚下一户普通的农家。18岁那年,我走出农村来到城市,此后求学、工作、结婚、生子。回故乡的次数也因为有了孩子,变得既没有规律又明显减少。母亲宽容地安慰我说:“照顾孩子要紧,我和你爸都年轻,不用挂念。”

是啊,那时的母亲多年轻啊!挺直的腰杆,浓密的黑发,布满笑纹的脸上透着健康的红润。青年的我,看不到岁月的无情,以为母亲永远也不会老,永远都会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,眼神温柔又坚定,追着西边的落日一点点沉下去,然后扛起锄头,大步流星走回家。

吃了母亲给的“定心丸”,我理所当然用尽所有的节假日,带儿子穿梭于各类兴趣班,焦头烂额。我与故乡,与母亲的关联变成电话里苍白而急促的简短寒暄。

2018年春天,母亲在葡萄架下乘凉,被摔倒下来的一条横木当场砸晕,血流了一地,送到医院缝了14针。我直到次年春节回家才知道这事。我抚摸着母亲头上弯曲的长疤,好像荆棘刺痛我的手。

被岁月压得已经直不起腰的母亲,还在兢兢业业照顾我101岁生活不能自理的奶奶。每日汤水按时喂补、翻身擦洗,奶奶身上一个褥疮都没长。村里人都说,奶奶真是个有福气的老人,得了这么好的儿媳妇。

母亲像是被一条无形的带子捆着脚,无论怎么迈步都走不出她的厨房、卧室和十平方米的小院。她把所有的爱,都给了至亲至爱的人。也许在母亲心里,这亲情是她无法割舍的价值不菲的珍宝。

母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,但很识大体,从小就教育我,要好好念书,做个善良的人,碰到别人有难处,能帮就伸一把手。母亲讲不出大道理,却说出最本真的人生哲学。母亲所赋予生命的深度和广度,没有一本哲学书能够容纳。

母亲还是老了。七十岁时牙齿全部掉光,又镶了假牙,稀稀落落的头发已全白,弯曲的脊背像驮着沉重的石磨,仿佛轻轻一推,孱弱的身体就会倒地碎裂。

我在母亲变老的过程里,没有陪伴,没有见证。母亲老得让我措手不及。

此后,我每逢假期都回家陪伴母亲,时常做软烂可口的红烧肉,包鲜嫩多汁的鲅鱼水饺讨她欢心。没有神经的假牙,对味觉的敏感远不如真牙,但她每次都吃得津津有味。

因为我们都知道,每一次相聚和陪伴,都那么不易。

## 朝阳随笔

## 五月,喊起劳动号子

李继增

松土,施肥  
春风把蔬菜还给田地  
抽叶,湿润  
季节把枯萎的花瓣还给泥土  
筑巢,孕育  
飞燕把啁啾还给北方

麦子忍着拔节的痛  
孕穗,抽穗,开花,灌浆  
站在田间  
在手心搓一把青青的麦穗  
就是搓开一段岁月  
饱满的麦粒滚动  
仿佛诉说着农民的快慰、富足

走进五月  
就会听到铿锵的劳动号子响起  
喊得  
汗珠激情四射  
喊得  
日子火花迸溅

朝阳  
足音

## 每一个坚守的人

都是英雄



孙勇者 陈鸣启 摄

郭诗锋

立夏  
厂区的花朵悄然绽放  
疫情之下  
口罩后一张张笑脸将辛苦隐藏  
疫情不退,我们不退  
面对疫情,每个人都是主角  
用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彼此守护  
温暖一方

樱花树下,隔窗相望  
“不用担心我。”  
母亲看着女儿  
心不舍,满眼是灿烂的遥望

视频里孩子哭喊:“你们别走!陪我。”  
身在“疫”线的夫妻默默转身  
擦去泪痕,毅然逆行  
奔赴两个装置

这里  
每一个坚守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英雄  
有人连续奋战几个夜班  
有人合力消除装置故障  
有人马不停蹄,搬运生活物资  
有人驱车买药,送药,辗转深夜  
只为值守的人有力地敲下  
确认键——“一切正常”  
一切的努力,只为了期盼  
今后的时光静好

面对疫情的挑战  
口罩没有遮住眼中那道坚定的微光  
点点微光汇聚成明天的曙光  
照亮前行的道路  
以一种花的姿态绽放  
以一种使命在肩的姿态勇毅前行

## 散文

## 我的石油母亲

陈辉

“你安心工作,不要担心我,有你姐照顾我,家里都挺好!”千里之外,母亲的话语让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就快到母亲节了,远在山东清河油区工作的我,只能通过电话问候母亲,老人家的话体现了一名老石油人的觉悟。

小时候,母亲给我讲过一个她的亲身经历。在柴达木地质勘探中,有一次遇见狼群,她和其他几名女地质队员吓得哭起来了,幸亏当时地质队配发了猎枪,在男队员的奋力阻击下,全队才安然脱险。那时候,我就想,原来找石油还会遇到这么恐怖的事儿。我自己到油区工作后,时常会想,如果遇到狼群,该如何脱身呢?母亲知道后,却笑起来,告诉我年代不同了,如今开采石油的环境已经大不一样。

母亲的石油职业生涯从青海的柴达木盆地开始。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,母亲几十年走南闯北,为了找石油风餐露宿。亦如她自己常说的,血管里流的都是石油。她先是把姐姐送到了钻井一线,然后,又把我送到了采油一线。作为石油之家,一家人聚在一起,话题最多的都是与石油有关的工作甚至趣闻。每当这个时候,母亲总是告诫我们,安心工作,注意安全,别给家里人丢脸。

三十年前,山东清河石油大会战,母亲第一个鼓励我报名参加。当得知我准备出发时,她把自己一直舍不得用的帆布工作包送给我,抹了抹眼泪说:“好小子,去吧!”时隔多年,那一刻仍历历在目:母亲挎着那个早



贺丛方 制图

就磨得翻毛的工具包,站在秋风中,目送我坐的交通车远去,手一直在挥动……

岁月变迁,母亲退休了,可始终有一颗火热的石油心。每次回家探亲,她都要详细询问清河油区的现状。她老人家也总是提醒我休假的时间到了,让我按时归队。我每次舍不得离开,母亲就会说:“干好你的工作,我会照顾好自己。”

母亲是个明事理的人,虽然退休多年,但只要儿女们有工作,总是全力支持。她平时很注意锻炼身体,说

是自己身体好了,就可以减少儿女们的负担。

春节期间,许多人都要回家团聚,母亲却总是劝我,让我把春节探亲机会让给别人,春节坚守好岗位。我已经连续7个春节通过电话和视频给母亲拜年。言传身教下,我唯有尽心尽责、干好本职工作才对得起母亲的教诲。

明天乃至未来,我们在清河的日子还长远,在建设百里油区的征途上,更要传承老一代石油人的光荣传统与艰苦奋斗的精神,守一颗初心,奉献力量。

## 散文

## 抗疫中的一抹红

汪志

一箱酒,要去附近的小区给姐夫过生日,我当即进行了劝说:“疫情防控期间,非必要不外出,更不适合聚会……”对方一时间难以接受,情绪有些激动。对这样的居民,我更多的是理解和包容,坚持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也常对同在战“疫”前线的“战友”说:“如果居民说几句气话,发几句牢骚,听听也就过去了,不能激化矛盾。”

“您好,测个体温再进院子嘛,这是对大家负责。”“请您减少出门,必须出门的话也要戴上口罩。”消毒、登记、扫码、放行……无数次询问、安抚,磨破了嘴皮、说哑了嗓子。

每天站在那儿,劝返进入小区的居民,回家时累得都不想动弹。但是我明白,疫情防控严格防控之下,每一个社区、每一个网格,都是一个“微型战场”。在战“疫”的最后一公里,党员的责任重大,要冲锋在前。

一群人一条心,温暖一座城。在这场战“疫”中,我所居住的小区,每天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群人:他们戴着“红袖章”、穿着“红马甲”,值守在防控点上,巡逻在小区里。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社区普通居民,与我们一样,都是防疫“战士”,这让我心里很感动。

莫道春光难揽取,浮云过后艳阳天。胜利必将属于我们!

## 回家的路

崔向珍

坐着一夜的绿皮火车,又坐了3个多小时的汽车,我终于到了家乡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汽车站——山东东营陈庄镇车站。

那是1989年的春天,距我上次回家已经两年零八个月了。在外打工,身不由己,如果不是父亲写信说,派出所催了好几次,让我回来更新身份证,我也很难请假回来。

黄河滩边的风很大。背着沉重的行李袋,我摇摇晃晃地走出车站,茫然四顾感觉找不到方向的时候,却分明听见母亲唤我的乳名。呼啸的冷风里,瘦小的母亲,躲在一个背风的大草垛下面,等我看清楚的时候,她已经站在了我的面前。还不到46岁的母亲啊,头发竟然白了一半。我扔了行李袋,使劲地喊了一声:“娘!”平生第一次,紧紧地,搂住了母亲。母亲的骨头是那么硬,把我的心硌得生疼。

我努力仰着头看天的时候,忽然觉得手上一阵温热,慌忙低头,几滴没有憋住的热泪随风而落。趁着母亲解布袋的空当,我随手偷偷拭干了泪水,笑眯眯地接过热乎乎的水煎包,大口地吞咽着。母亲说,刚才在镇上的包子铺买的,害怕凉了,捂怀里半天了,担心我只顾着赶车,没吃饭。我不知道该跟母亲说什么,只能把还带着母亲体温的水煎包放在嘴里,拼命地咀嚼。

最后一个包子还没吃完,母亲已经把家里新买的自行车推了过来。她跟我说:“这是你寄回来的钱买的新车子,这样咱娘俩回去能快一些。”就为了回去能快一些,顶着大风,不会骑自行车的母亲硬是推着它走了十多里路。

想着母亲一路上推着车子趔趔趄趄的样子,我没有责怪她也不敢责怪她。好不容易咽下最后一口包子,我赶紧打开行李袋,把新买的围巾给母亲系上,骑上车子带着她就往家飞奔。还是那条熟悉的路,还是那些熟悉的味道。母亲一路上都是很开心的,问我的工作,问我的生活,问我的朋友,不停絮叨着家里的和家乡的事。

以往在城里平坦的马路上骑自行车,我带个人都挺费劲。可那天带着母亲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骑行,我竟然觉得非常轻松。母亲生怕我累,几次要下来走一段,我说风刮着咱走呢,一点也不累。

走到小桥南边我家的麦子地边了,我把车子停下来,跟着母亲在地里看了半天。青油油的麦苗,还是那么富有生机。我走的那年,麦子都熟了,这一块麦子,当时我们俩整整割了三天才拾掇完。母亲说:“拾掇完你就走了,这都四年多了,你才回来两回。”闻着故乡土地亲切的味道,看着母亲佝偻的身影,我明知自己根本做不到,但还是一本正经地说了一句:“娘,以后我年年回来。”

年年回来,是我在外漂泊时的最大梦想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,我熬了几年之后还是辞掉了舒适的工作,回到家乡的小城,成为一名辛苦三班倒的一线石油工人。

工作虽然比之前苦累,但我节假日都可以回家。如今,我和已经80多岁的父亲母亲,只隔着一碗汤的距离。我每天都可以回家去陪伴他们,给他们读书读报、洗衣做饭,听他们絮叨那些絮叨了无数遍的陈年往事。

## 化验女工

李欣颐

露出乖戾的一面,像不听话的孩子,害得她一趟又一趟去现场采样,一遍又一遍分析。手腕因为长时间握锥形瓶而酸疼,但面对眼前的一堆瓶瓶罐罐,和其中那一泓或粉、或蓝、或浓稠、或清澈的水,她像慈祥的母亲一样,都会给予最大的耐心。

多年的化验工作,让她把单位当成了家。一张报告单,一副塑料手套,乃至一段采样绳,她都细心地收好,像珍藏一件件宝贝。她说,穷家富路,绝不能浪费。每一台仪器都是她的孩子,她呵护它们,每天一定要对仪器除尘、标定,让它们保持健康的肌体。一旦它们“生了病”,她急得双眉紧蹙,守在旁边彻夜不离,直到它们恢复正常。她说,这么多样品需要仪器分析,它们可不能掉链子啊!

斗转星移,数年不经意划过,岁月缓慢地改变着她的容颜,母亲和化验女工的双重角色,在她脸上印下了平和与淡然。然而,她仍是原来的她,怀着一颗不变的初心,面对每天的不变与多变,不为日常的庸碌而懈怠,也不为万事的无常而烦恼。她把女人的坚定、坚强融入日复一日的工作中,用行动诠释着劳动之美。

## 诗歌

## 五月,喊起劳动号子

李继增

松土,施肥  
春风把蔬菜还给田地  
抽叶,湿润  
季节把枯萎的花瓣还给泥土  
筑巢,孕育  
飞燕把啁啾还给北方

麦子忍着拔节的痛  
孕穗,抽穗,开花,灌浆  
站在田间  
在手心搓一把青青的麦穗  
就是搓开一段岁月  
饱满的麦粒滚动  
仿佛诉说着农民的快慰、富足

走进五月  
就会听到铿锵的劳动号子响起  
喊得  
汗珠激情四射  
喊得  
日子火花迸溅